

笔墨江山

——傅抱石率团写生实录

黄名芊 著

谨将此书敬献给恩师傅抱石百年诞辰纪念。

同时敬献给钱松岳、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等先生。

学生 黄名芊

2004年8月

目 录

序	亚 明 1
序生动的画史纪实	郎绍君 2
引言	4
一、郑州的履痕	7
1. 傅抱石乘坐红旗轿车启程	7
2. 作客郑州艺术学院	9
3. 红旗人民公社速写	13
二、古都洛阳行	15
1. 略记旧城容貌	15
2. 《东方红》一语双关	16
3. 难忘的龙门石窟	18
4. 傅抱石盛赞艺术珍品	20
三、三门峡——黄河上的明珠	23
1. 三门峡工地——画家灵感的源泉	23
2. “无产阶级的艺术我们是开世祖”	25
3. 钱松岳“失踪”	27
四、西安古都印象记	29
1. 长安画派代表——石鲁	29
2. 参观陕西博物院	32
3. 作画要敢于冒险	33
五、革命圣地行（上）	36
1. 赴延安途中	36
2. 黄帝陵前吟诗	38
3. 傅老速写《枣园春色》	40
4. 傅老泼墨《延安宝塔山》	43

5. 听地委书记说延安	44
6. “艰苦奋斗要用美的形象来表现”	46
革命圣地行（下）	49
1. 亚明构思《出院》	49
2. 聆听傅、亚的高论	53
3. 创作上的争奇创新	56
4. 西安泼墨作画	59
5. 抱石、石鲁谈革新	61
六、攀登西岳	70
1. 登华山话说《华山图》	70
2. 健步登华山	73
3. 攀千尺幢、百尺峡、登北峰	77
4. 年轻画家的学习体会	84
5. 告别石鲁	86
七、踏进天府之国	89
1. 邂逅巴金，草堂作画	91
2. 与李亚群部长对话	96
3. 如切如磋，似琢似磨	99
4. 郭沫若与傅抱石	106
5. 傅抱石回忆《江山如此多娇》	111
八、艺术采风记乐山	114
1. 说凌云大佛	115
2. “困难时期”点滴	116
3. 峨眉山下报国寺	118
4. 赵朴初居士	120
5. 如是我闻	122

6. 为大佛写真	127
7. 所长原是红军战士	129
8. 成都称赞妙笔生花	132
9. 钱老抱病作《乐山凌云图》	137
10. 魏紫熙、宋文治泼墨挥毫	139
11. 傅抱石的《漫游太华》横空出世	140
九、向山城重庆进发	143
1. 受到画家吴凡、李焕民的欢迎	143
2. 丁、余之间	144
3. 游览山城重庆	147
4. 傅先生如是教我	149
5. 张大千东床肖建初	151
6. 雕塑系——诞生“原子弹”的系科	155
7. 铁水钢花话《炉前》	158
8. 张晋双钩《枣园》	160
9. 傅抱石《陕北风光》诞生记	163
10. 《乱真》	165
11. 《铁水奔流》与《峨眉山麓》	167
12. 《黄河清》	169
13. 山城晓雾	171
14. 请您用国画来交换	176
15. 创作诗与画	180
十、江城武汉纪行	188
1. 江涛汹涌话三峡	188
2. 三峡灯火	194
3. “像杜甫一样热爱人民”	202

4. 天堑通途	208
5. 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与武汉钢厂	210
十一、长沙——层林尽染	216
1. 瞻仰清水塘、烈士陵园	216
2. 芙蓉国留真	218
3. 《枣园春色》诞生记	222
4. 钱老变法 大器晚成	224
5. 《武钢之晨》·团小组会	228
6. 参观毛泽东、刘少奇故居	230
十二、写生最后一站——广州之行	234
1. 东道主黄新波、黎雄才	234
2. 珠江边速写	235
3. 与广州美术界座谈	240
4. 略记陶铸印象	245
5. 在海南，感到寒意	244
6. 匆匆返回南京	245
十三、画展“山河新貌”轰动京城	258
1. 数九寒天绘新图	253
2. “山河新貌”亮相北京	255
3. 刮目看山水	255
4. 在生活中找到风格	257
5. 领导肯定，观众叫好	260
6. 新闻界的赞扬	262
7. 拓审美新境	263
后 记	266

序

亚 明

江苏省中国画院建立后，画师们对自己作品感到缺乏时代气息，特别是有成就的老山水画师们。过去他们习惯于传承先辈风格，着重笔墨技术方面，大都是在室内写画，气韵生动而不新鲜，故很少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省领导建议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开开眼界，阔阔胸襟，长长见识。

说走就走。这次行程是由北转西再向南，途经六省，所到之处什么都看，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感人，特别是对劳动人民干劲和生活热情更为感动。一路上边走边看边想边议边画，作品面貌自然大不同前。

走近生活，贴近人民，画师们之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就自然地不同于前。随着时间推移，生活不断深入，审美观也就得到变化，笔墨也就随着时代而得到发扬光大。传统乃继承之根，生活乃发扬之本。

回金陵后，画师们将沿途所画作品稍加整理，赴首都向各界作一次汇报展出，期间蒙广大观众给予鼓励，同道更是给予厚爱，领导给予心爱。时过40年，随团学子黄名芊有心将此当年日记面世，意在请大家工余休闲之时，尝一碟饮茶过口小菜。

辛巳夏月于近水山庄

序

生动的画史纪实

——读黄名芊《笔墨江山写生实录》

郎绍君

在近百年美术史上，20世纪50至6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其特殊性在于，中国艺术家以全新的姿态和高涨的热情投入写生，而那写生又是以新的意识形态和艺术观念为指导，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进行的。这种写生以山水画家为先锋，著名的有李可染、张仃、罗铭的江南写生；黎雄才、关山月的武汉防汛写生；以石鲁为首的陕西画家西北写生；以傅抱石、亚明、钱松喦为首的江苏画家二万三千里写生，以及傅抱石、关山月的东北写生，李可染、关良的访德写生等等。这些写生活动不仅诞生了一大批新山水画，而且促进了美术院校的教学改革，对整个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对这一重要的艺术现象，我们的美术史还没有做出深入而恰当的研究和评估。

黄名芊先生的《笔墨江山——傅抱石率团写生实录》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白。黄先生参与了那次壮游写生活动，并留下了颇为详细的日记。在亚明先生的鼓励下，他对日记作了整理，又根据魏紫熙、陆关荣、王绪阳、邵启佑等写生参与者的回忆材料加以充实修正，终成此洋洋大作。

此书以当年写生的路线和时序为线索，细致记述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社会背景（如经济困难、“反修斗争”等），写生团在每一站的访问、参观、写生、创作和学术交流情况，记录了傅抱石、钱松喦、亚明等艺术家各方面的言论、行动，他们的代表作的构思

创作过程，以及相关人物如谢瑞阶、石鲁、吴凡、李焕民、黎雄才等的接待、相与探讨艺术问题的情景，使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更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记述写生行踪的事务性描写上，而是涉及了诸多相关的艺术问题，如艺术与当时政治的关系、艺术家与行政领导人的关系、艺术家个体与群体活动的关系、新旧艺术观念在实践中的碰撞、画家们不尽相同的写生主张与方法、传统笔墨与新景物新题材的矛盾性以及解决这类矛盾所作的种种努力等。其中，对傅抱石、石鲁一些重要言论的记述，尤具有珍贵的价值。

传统画法与新的题材对象、新的审美需求的矛盾及其解决途径，是中国画在每个新时代都要遇到的课题。60年代的写生经验是十分丰富的，这经验包括成功的，也包括不够成功的教训。有些是外在因素造成的，有些则是艺术本身必然遇到的。这部纪实著作，既为美术史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史料，也为思考一些规律性问题提供了契机。

对近百年美术，尤其中国画的研究，空泛的议论多而扎实的实证性著述少。我们的学术会议、展览评论、画家批评，经常流于概念化的文字游戏，而缺乏坚实的史料作后盾，只能远观其势而不能近看其质，只能平面地而不是立体地塑造历史和历史人物。这种不足，与时下浮躁的学风有关，与近百年太多的激进批评也有关。真诚盼望更多像黄名芊这样的著作面世，不论是对历史还是当下艺术现象的纪实，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出版界能够充分重视这样的成果，是功德无量的。真正的文化建设，必须与商业炒作划清界限，才可能结出真的硕果。中国美术出版总社青睞黄名芊这本书，正体现着这种建设的文化态度。

2002年4月13日于南望北顾楼

引 言

长途跋涉的艺术之旅留下了多少艺苑落英，我有一本发黄的保存了40年的日记本作了记录。你不要以为这是三分真七分假的时行的回忆录，艺术家的良心保证了此书真实性。

众所周知，西北古老的黄土高原的恢宏气势之美，多少年来几乎不在中国画家的审美范畴之中。1960年11月7日有一幅国画诞生了，画面远处高原雄峙，玉米、麦苗、牛羊生机勃勃，近处梯田层层、绿树掩映，窑洞成列、汽车奔驰，这就是艺术力作《陕北风光》，作者是一代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这幅画是怎样产生的呢？有什么艺术花絮飘落在国画艺苑中？请让我在后文中详述之。

1960年秋，中国画艺术创作之旅，行程长达二万三千余里，保护、关心这批艺术家的安全是我们几位青年学生的光荣使命。团中最为年长已过花甲之年的钱松喦先生却在黄河岸边的三门峡失踪了，想起黄河浊流滚滚的汹涌气势，想起钱先生站立在岸边聚精会神观察惊涛骇浪的一刹那，王绪阳和我们急得跺脚。怎么办？怎么办？晨曦中我们披衣四处寻找，侧耳倾听，我听见了长空传来雄浑的诗句：“惊看倒转乾坤手，腰斩黄龙利万年。”而且一幅《禹王庙》（三门峡工地）引人注目地出现在中国画坛上。这场无险之惊是怎么回事呢？

写生团坐船通过三峡，画家第一次沉浸在三峡风光中。只见两岸高山峻岭，滩多流激，礁石林立，历来称险，人称“铁门坎”。入夜，船行峡中，只见一盏又一盏的航标灯倏地一下子放亮。画家亚明先是眼前一亮，似乎抓到了灵感的裙裾，善于描绘社会新鲜事物的他，画出了一幅又一幅别开生面的画，为艺术真谛作了

生动的诠释。

著名作家巴金走进了这本书的一页，并留下了照片。

当年中南局第一书记后来成为共和国副总理的陶铸与傅抱石等人在艺术之旅有一席晤谈之雅，长安画派的翹楚石鲁在书中留下了他对艺术的许多鲜为人知的高见，我都将在后面毫无保留地告诉您。

历史的车轮已跨入21世纪，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回顾42年前——20世纪60年代初，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值得记忆的年代。1960年，江苏成立了国画院，集中了傅抱石、钱松喦、亚明、魏紫熙、宋文治、余彤甫、张晋、丁士青等山水画家，活跃于江苏画坛，画坛因之生机勃勃，山河生色。

1958年后，中国画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不断涌现，中国画创作逐渐受到社会重视，艺术上开始你追我赶的局面，山东的《黄河截流》、东北鲁迅美术学院的《电缆工人》组画等作品的出现，那种“现代人物加唐宋山水”的公式化作品既生硬粗俗，又显得刺目。许多老画家开始着急，感到自己的作品与时代脱节。为了改变这种“夹生饭”的状况，经傅抱石先生倡议亚明负责策划，得到钱松喦、宋文治、魏紫熙等先生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组织一次跨越祖国山河的万里写生。江苏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亲临画院，恳切希望诸位老画师走出画室，行万里路，壮游一回，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一看，不仅搜尽奇峰打草稿，且能反映山河新貌、开拓视野、开阔胸襟、增长见识。据亚明先生回忆，诸老闻之乐乐，抱石先生当场助兴，唱京剧《借东风》一段，歌声高亢响亮，浑厚有劲。傅抱石先生那韵味十足并带南昌口音和省委宣传部王人三副部长的精彩伴奏，博得在座画家们的阵阵掌声。这是深谋远虑的决策，这样的壮游写生，不仅让画家们“开

眼界、扩胸襟、长见识”，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也是从长远角度培养一支中国画创作队伍需要。

写生团由13人组成，以江苏省国画院为主体，院长傅抱石当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协江苏分会主席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党组成员副院长亚明以党员身份全面主持画院的领导工作。办公室主任魏紫熙，秘书宋文治。成员有钱松喆（一年后增补为副院长）、余彤甫、丁士青、张晋，鲁迅美术学院青年教师王绪阳，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青年教师陆关荣，国画专业同学朱修立、邵启佑和黄名芊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写生团实际由亚明团结、带领江苏一批享有威望的文化栋梁，并满腔热情地培养一批美术新人。魏紫熙、宋文治先生兼管生活、旅行具体事务。

写生路线是从南京出发，至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华山—成都—乐山—峨眉山—重庆—三峡—武汉—长沙—韶山—广州等，共六省十余市，全程约为二万三千里。沿途访问，参观、写生、创作、交流，为期三个月，探索的艺术论题是：中国画传统笔墨如何反映现实生活。

当时我受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尚缺中国画创作实践的体会，当专注于山水画创作之后，二万三千里写生，傅抱石、钱松喆、亚明等先生的谆谆教导指引我前进的道路，他们的创新精神成为我探索艺术创作的动力。

一、郑州的履痕

1. 傅抱石乘坐红旗轿车启程

1960年9月15日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照洒着古老的金陵城。上午10时许，傅抱石、钱松喦、余彤甫、张晋、丁士青等老先生在亲属的帮助下，把他们的行李分别用三轮车送到设在湖南路的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我和朱修立、邵启佑在宋文治先生的指导下，把宣纸、颜色、砚台一件一件地装在一个大藤条箱内，我们的衣服则装在一个大包裹里。包装就绪，我们三人分别去街上叫了3辆三轮车，五位老先生加我们三个学生的行李分别装在三轮车上，堆放得满满实实。我和睦关荣老师、朱修立将行李运到南京下关行李房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行李运到郑州要10天时间。因为上海方向运来的行李数量巨大。”这么慢，怎么行？大失所望，似一盆凉水浇在头上，求情也不行。最后让我们改去浦口托运。浦口站工作人员答应行李跟人同车出发，我们三人才松了一口气，不禁相视一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行李托运，顺利解决。

邵启佑同学因腿脚有疾，行走不利索，学院与系领导让他留下开会。会上，领导讲此行路途远、时间长、途经城市多，要从严要求，不要不拘小节。在刚刚落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从事装潢实践的我院学生在思想、业务上得到锻炼，进步不小，但也有个别同学不注意生活细节，衣履不整，被大会堂公安人员误以为流窜入内不明身份的人被查询盘问，要我们此行注意，要我们守纪律。

上午，在准备行李之前，系领导给我们班开会，参加会的有

黄名芊、朱修立、邵启佑和青年教师睦关荣。美术系党支部书记孙瑜说：你们明年夏季要毕业了，系里原来计划你们的毕业实践是去敦煌，学习考察莫高窟壁画艺术，但是搞艺术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要紧跟形势。现根据省国画院的建议，让你们跟画院出去写生。当前美术界需要面向生活、深入群众、了解社会，应该说这样比去敦煌好，可以更多地接触实际、了解国情，可以广开创作的思路，比学习传统艺术会更有收获。

目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毛主席接见外宾讲了许多话，对他们影响很大，国际上各方面要帮助人家。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不能依靠外国。但是农村今年发生6亿亩地灾荒，人口增加了，粮食消耗增加，行政费用减少百分之二十，在这种情况下还让你们去长途写生，是党对你们的关怀。根据纵翰民院长的指示，应抓支农、保钢、保粮，师生都要下去。你们出去以后，跟老先生在一起，既要虚心学习老先生的长处，又要保持青年人的朝气，保持政治敏感性，同时要深入下去，要宣传。落后的话不能听，老先生有不满情绪，既要照顾好，又要团结—批评—团结好。下去要成立团小组，每星期抽一个晚上谈形势。你们要好好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师生要互助互爱。

下午2时许，领导、老师和专业同学们三三两两来到设在湖南路的美家协会江苏分会，随后亚明、魏紫熙、宋文治三位先生边走边说来了，王绪阳同志也提着行李来了。这时大门前气氛很热闹，有点像家里办喜事，送行的同学对我和朱修立说：“你们真是幸运儿！能随名家去游名山大川。”这时院长纵翰民和美术系谢海燕主任都到美协院子里来送行，老主任谢海燕习惯地用和蔼可亲的语调慢条斯理嘱咐我要注意照顾好画院老先生，好好向老先生学习，要守纪律，要注意安全，还特别关照我要帮助此行班上G同学改掉叫叫嚷嚷的习惯。我内心激动着，嘴上应答道：是！

是，好，好！对慈父般的长者艺术教育界的前辈的忠言铭记于心。4时许，送行的师生与我们挥手作别，我清楚地记得谢海燕教授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在此之前，傅抱石、钱松喦先生已乘坐当时最高档的国产红旗牌轿车，前往火车站了。

2. 作客郑州艺术学院

我们写生团乘坐的是上海—北京的特快列车，按规定画院画师和教师乘卧铺，我们三位学生乘的是硬座。南京站虽停但却少下车旅客，原来车上坐得满满的，又增加了一些南京上车的旅客，挤挤挨挨，车上顿时鼓涨得像菜市场一样热闹，找座位的、找人的，喧哗声、哄嚷声顿时形成一曲凌乱而热烈的杂乐。列车过了长江在浦口车站加了一节车厢，大多数旅客都有了座位，但仍有少数旅客没有座位。见有一位农村年轻母亲与她的孩子坐在地板上，而另一对青年夫妇占着三人的座位，小孩安静地睡在座位上，也占一个座位，母亲拉长奶头塞到孩子的嘴里。那年头有的青年出来抱不平，我也对此甚表同情，劝占了座位的青年夫妇抱起孩子，让出座位给坐在地板上的那位农村年轻母亲，哺乳的妇女非但不理睬反而嚷叫起来，受到旅客的指责。

火车喘一声大气，大马力蒸汽机长鸣之后，缓缓驶出南京站，奔向北方。

列车飞快地奔驰，到徐州已是深夜12时许，途中不断有人下车，而深夜上车旅客却很少，车上所有的旅客都有了座位，车内也平静下来，只听见鼾声和车轮“嗒嗒……嗒嗒”的响声。

9月16日，天空渐渐蒙蒙发亮，鱼肚白云彩里透射出一束束阳光。一个夜晚过去了，虽然睡眠不多，可这是长途写生的第一个早晨，想到即将投入到写生中去，心情很快又兴奋起来。听

到列车鸣起嘟嘟的气笛，车速缓慢了，伸出脑袋往外瞧看，啊！郑州到了。我们在曙光照耀下，走出车厢。

郑州是万里写生的第一站。由于魏紫熙先生是河南人，与郑州艺术学院院长谢瑞阶先生早有交往。临行前一天，亚明老师就叫魏先生给谢瑞阶仓促地打了电话。谢院长接电话后没有向省委、省人民政府汇报，便主动由郑州艺术学院承担起这次接待任务。下车后，我见有人来迎接，一位五十来岁的先生，操着河南口音，颧骨突起，脸清瘦稍有皱纹，在魏紫熙先生介绍之后，上前与傅抱石、亚明、钱松喙及其他老画家一一握手，不久我知道这就是艺术学院院长谢瑞阶^①先生。汽车将我们接到郑州艺术学院招待所，这里的服务人员非常热情，客房内整齐干净。由于列车上大家一晚都没睡好，亚明老师通知大家上午休息，补睡。

下午2时，在一个旧式建筑大客厅中，与郑州艺术学院举行座谈会，桌上放着一串串红黑透紫的葡萄，这是艺术学院同志接到通知之后到公社找了好多地方才买到的唯一水果。座谈开始了，谢瑞阶院长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说到目前困难，无法好好招待大家。“中原人民之难，师生皆终日外出觅可食之物，无甚招待……主人正说时，傅公向我使个眼色，二人目光同出窗外，见老榆树下有黄脸学生在采榆钱儿”（亚明《艺薄云天——纪念傅抱石先生》）。接着，谢瑞阶院长介绍了郑州，他说：“中国最古老的画院在郑州，那就是宋代翰林图画院。现在的画院在南京。郑州是个新城市，分为建设区、行政区、文教区等，艺术学院所在地是文教区，房子都是旧的，很拥挤。”接着这位苍老却神采奕奕的老院长向我们写生团介绍了他们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情况：“学校在附近办了一个农场，大家每学期都停课去劳动一段时间，包干负责制，这种方式比下农业社劳动好，能养成师生的责任心。此时全校正是丰收季节，学校内出现‘不雅之容’，东一

堆稻草，西一堆菜，有人吃的、猪吃的，也有羊吃的。”我们在校园里能闻到湿草的气味……正说着，亚明老师插话打断谢院长：“雅是有阶级性的，这正是好事。”一句话逗得在座不分老少都哈哈大笑。接着，亚明老师笑着建议谢老将师生的艺术作品给我们学习，谢瑞阶院长也提出要请画院老先生留下墨宝。

傅抱石院长代表写生团讲话，他说：“我们中除亚明参加革命较早，其余的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脑子里有很多旧的东西、老框框。江苏省委要我们大家出来走一走，看一看，向全国各地学习，向河南人民学习，向艺术学院的同志们学习。今天山水画应如何画以及如何以山水形式反映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个新课



图1 在郑州艺术学院交流时，余彤甫（左）、钱松喙（右）先生正在挥毫作画。

题，需要大家共同探讨。”我抬头看会议室，墙上挂着本院教师的绘画作品，有国画山水、花鸟、人物，不俗套，不公式化，很有中原人的风格。会罢，艺术学院同志准备了纸和笔墨，请写生团画家当场泼墨作画。